

面對面

FACE TO FACE

邵新明反思失敗者寫的历史



去年，《還珠格格》、《雍正皇朝》橫掃海峽兩岸三地，清朝作噱頭的劇集一部接一部。

然而，中國黑龍江省政協委員卻發出「搶救瀕臨消亡的滿語」的呼籲。原來，全國會說滿語的人不足一百人，還都是七十高齡以上。逝去的皇朝，連語言都留不住。

從事金融投資二十六年的邵新明，去年結束了生意，並開始學習滿文，探討滿清歷史；更成為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，從風雲變色的商場，躍到神秘歷史舞台上，滿清在他口裏又是另一個故事。

文：劉夏紅 攝：梁潤湛



近年，從清朝歷史或野史中發掘出來的電視劇不少，但有多少人會去了解一個中國最後一個皇朝的历史及語言？

七四年開始加入金融界，曾是新鴻基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師，也曾在大通銀行專責亞洲經濟業務的邵新明，在商場打滾二十六年，說更有挑戰的都「玩夠了」。去年，結束了自己開設的金融投資公司，以訪問學者的身份，踏進美國哈佛大學，研究滿清歷史。

「很多亞洲人對自己的了解不夠深……」邵新明說，踏上研究之路，部分是受金融風暴影響。

「金融風暴之前，很多人談論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亞洲及中國的，但如果你多些了解香港近幾十年的繁榮發展，就知

道很多香港的富翁都靠政府土地政策發達，香港的經濟發展，只是虛火上升。」「地產」沒有知識資本，外國發展微軟科技，由零開始，卻創造出雄厚的知識資本來。

「我們香港人一向覺得自己好叻，現在很多人卻變成負資產，就是被這些「虛火」欺騙了。」

真真假假，邵新明的反思落在歷史上，「如果你想對自己更了解，必先研究過去，但歷史記載有很多不忠實的地方。」他說，在中國歷朝中，清王朝在中國統治了三百年，直至一九一一年才結束；這個最接近現代的王朝，卻印上我們很多謬誤的了解。

「滿清王朝是否如一般了解，被漢化了？」就是這一環引起了邵新明的興趣，「可否不從征服者及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滿清，而用一套「殖民地的概念」去看清朝，就像英國統治香港」。

就憑這個有別於一般學者的研究概念，在沒有任何研究歷史的學歷背景，憑在商場幾十年的工作經驗，美國哈佛大學收取他為訪問學者。

「有人說滿洲人是低水平的遊牧民族，雖然贏了一場仗，但最後被漢化，最終還是漢人贏了，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這個想法，但稍為分析一下，沒有這麼簡單吧！」

爭議性的歷史概念

滿清入關時，整個滿洲民族（女真族）只有幾十萬人，出兵不過十多萬，當時中國卻擁有一億二千萬人口，「以滿洲這麼少的人數，漢人多次推翻失敗？如果滿洲是暫時打贏一場仗，又豈能統治中國三百年之久。」他用簡單的數據提出最大的疑問，他說，後世人對滿清的誤解還有很多。



滿洲文的閱讀方式，每個符號有一個音，與漢字完全不同。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，滿洲努爾哈齊為文書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，以蒙古字母為基礎，結合女真語音，創製了這種由蒙古文變化而成的初期滿文，謂老滿文。

天聰六年（一六二二）皇太極命巴克什加置圈點，使滿文的這種加置圈點的滿文，叫做新滿文。上圖為滿文《起居注》。

左至右，上到下，漢字完全不同。

及記注政事的需要，結合女真語音，創製了這種由蒙古文變化而成的初期滿文，謂老滿文。二）皇太極命巴克什加置圈點，使滿文的這種加置圈點的滿文，叫做新滿文。上圖為滿文《起居注》。

「除了漢化，滿清給人的留下最深的印象是：鴉片戰爭……。」邵新明大笑說：「鴉片戰爭代表什麼？腐敗、無能。」

「中國最大的版圖是在清代，之後未縮小，衰弱也是很後期的事。」他強調，「我覺得對歷史態度忠實好重要，不應該在朝代昌盛時就說中國人文化優越，衰落時就說滿洲人腐敗。」

邵新明認為，滿清的衰落，問題不全在於滿洲人，而是中原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，「儒家思想有它偉大之處，孔子也是反叛者，到處周遊列國，替諸侯，是民主的先驅，不見得很封建。但他的學說被人扭曲了，如「君臣父子長幼尊卑」，因為很適合用作統治，所以被當權者利用」。中國在儒家思想的壓抑下，一直都追隨上一輩的意思，扼殺了創意，也限制中國的科學發展。

滿文究竟是研究滿清文化的第一關，但邵新明說，直至今日為止，中國懂得滿文又是研究歷史的人不到一百位，中國大部分成名的中國歷史家，研究滿洲歷史的學者，都不懂滿文。

修正和主流派

「雖然，不能說不懂滿文等於不懂滿清的歷史，不過，就如你讀英國文學，不可能只讀中文譯本資料吧！」邵新明正努力學習。

「在哈佛大學研究歷史的正級教授，會滿文的只有四人，全部都是外國人。」他有點無奈：「早幾個月，我去牛津探訪唯一研究清朝歷史的學者，講出心中所想研究的觀念，但對方以不友善的態度說，「我不懂滿文，你還是去哈佛吧！」」懂不懂滿文竟成為主流及非主流的分水嶺，原因是直至近二十年，中國開放，把滿文奏摺拿出研究，有學者才重

視學習滿文。

他說，六十年代，周恩來總理關心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問題時指出，中國故宮博物館的滿文檔案文件數量巨大，但通曉滿文的人才奇缺。至六一年，中央民族學院開辦建國第一屆滿文專業班，招收了二十名學員，九二年才出了第一本滿漢字典。

研究滿文化，對現代中國有什麼幫助？

中國故宮內，有一千二百萬件未翻譯成的滿清文件，中國開放後，這些文件，包括滿文奏摺已陸續面世，令學者對清朝歷史有更新的了解。

「如果滿清被漢化了，為何許多機密奏摺都是用滿文寫的呢？」他不忘補充。

「舉例說，台灣對「什麼是中國？什麼是中國人」的說法爭拗了多時，到今日仍未弄清楚，如果我們對滿洲漢化有深一層的了解，兩岸的一些概念，是否也會好解決一些？」

他稱：「雖然中國境內有許多少數民族，但傳統以來，漢族人不是一個包容的民族，對非漢族，甚至不同省份的人，都要區區區分，不像美國人，接受自己的國家是由不同種族，不同地方組成，只要不同種族的國民遵守憲法就可以了。」

然而，邵新明提出的「滿洲沒被漢化」的歷史研究觀念，很難得到中國研究學者的認同，他認為，中國人才多極端，反而在西方會容易接受不同想法，百花齊放。

「歷史多是由勝利者寫的，但清朝歷史卻是失敗者寫的。」邵新明說出他研究滿清文化後，最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句話。

